■时评

让教育服务成为教育出版新的增长极

□赵强

作为出版业重要板块的教育出版，多年来都是业内外关注的焦点。澎湃新闻近日的一则消息说，7月8日，上海教育出版社教育培训中心揭牌仪式暨“上教·艺蓓”青少年艺术节汇演活动在上海保利城市剧院举行，中心旗下艺术教育品牌“上教·艺蓓”的小学员献上了一台精彩的艺术汇演。笔者看到这则消息，为上海教育出版社在教育服务方面迈出的可喜一步感到由衷的欣慰，由此认为，教育出版机构在教育服务方面的作为，已经不仅仅是考量出版多元化的重要一步，还是教育出版的有效延伸和重要补充，甚至成为不可忽略的新增长极。

出版社成立教育培训中心，本来不是新事物，早在10多年前，国内一些重要的出版机构就先后成立了培训中心，有的甚至成为所在出版机构的重要的收入来源。不过，对绝大多数出版机构来讲，成立培训中心主要的顾虑还是培训的师资、培训的内容、创收的路径并不是太清晰。有的出版机构虽然有培训中心或者培训部的建制，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对主业起到有效的反哺作用。

仔细探究上海教育出版社在教育服务方面的做法，确是路径清晰，既有制度设计，又有逐年发展的方略。该社注意到延伸产业链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成立全资子公司，依托教材、书刊出版的阵地优势，广泛集聚名师作者、培训专家，多次承担各类中小学教师的培训以及学生素质教育服务等任务。该中心未来将进一步开拓学生素质教育服务及教师培训服务两个模块的业务。

笔者看到，前几天，上海教育出版社南京服务中心也宣告成立，作为上海教育出版社“走向全国”战略的重要支点，将致力于扩大上海教育出版社对长三角地区教育系统的辐射和影响，深挖区域教育优质资源，打造优质教育产品，服务更广大范围的师生与读者。

对全国众多的教育出版机构来说，如果只是简单地做纸质教育出版，已经不符合当今的时代大趋势。以纸质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出版，其发展也出现了一定瓶颈，那就是增量有限，急需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极。

> 不管新技术如何崛起，对广大读者来讲，专业、权威、优质的教育资源仍然是十分稀缺的。而坚守并深耕教育的各个教育出版机构，在广大读者那里都有着良好的口碑。把这一优势放大、固化，成为新的经营模式，应该是各个专业教育出版机构的大方向。

出版机构在过去3年疫情期间探索的在线教育市场，无疑为如今的教育服务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出版机构纷纷与业外优质教育资源合作，共建在线教育平台等，激发出了学校教育、校外教育、职业教育等生态圈的融合可能。如人民音乐出版社近几年累计实现教育培训类收入400余万元，并让培训充分反哺教材，在实现培训收入的同时，还将菲伯尔钢琴启蒙系列教材从年销售几万码洋打造成了年销售1500万码洋的核心产品线，同时穿插的一些红皮书大音符讲座，也保证了大音符系列的快速增长。

不过，不管新技术如何崛起，对广大读者来讲，专业、权威、优质的教育资源仍然是十分稀缺的。而坚守并深耕教育的各个教育出版机构，在广大读者那里都有着良好的口碑。把这一优势放大、固化，成为新的经营模式，应该是各个专业教育出版机构的大方向。纵观如今教育出版的基本盘，的确到了升级换代的2.0版模式，那就是教育出版+教育服务。

笔者前不久看到一则消息，中央财政2023年安排1560亿元，支持地方落实好“两免一补”等政策，其中，重点提及支持学校落实“双减”政策、提升课后服务水平。因此，越来越多的出版社盯上了课后服务这项新业务。以往这块不被看好的市场，如今已经到了需求大爆发的时机。有关教育出版机构，如果能通过深挖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深挖学生课外兴趣，打造地方特色课程，补齐学校的课程体系，那无疑会很好地走入课后服务市场。

由此可见，教育服务无论是对教师的培训，对学生素质教育的提升，还是对课后服务的课程探索，抑或是网络课堂的拓展，都是一个潜力无限、增长快速的优质赛道。可以说，全方位服务教师、学生及家长等是教育出版机构新的历史使命。

■杂谈

“确诊式文学”：网络梗的新现象

□樊树林

广东的“依萍”，福建的“孙悟空”，北京的“哪吒”……最近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个梗，“被正式确诊为××”。7月7日，“西安人被正式确诊为沈眉庄”的话题冲上热搜，市民说：“到处都是游客只想窝在家里，这个状态像极了《甄嬛传》里沈眉庄，我才懒得出去，看到人就烦。”

网络时代，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层出不穷的新梗。随着酷暑季节的到来，“被正式确诊为××”也在网络空间流行和蔓延，引发了无数网友的热议和关注。而对于“确诊式文学”狂欢，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认为其用风趣的语言解构生活的辛苦，寄托自己的美好愿望者有之，批驳其为语言表达的贫瘠，斥其太无聊者也有之……

正如一篇文章所言，网络梗本身是一种解构性的精神释放。而当一个网络梗出现后，大大小小的舆论单元都蜂拥而上，这多少也从侧面反映了某种贫瘠。

然而，“确诊式文学”在网络上受到广泛推崇，激发了众多网友创作和模仿的欲望，无疑记录和见证着网络世界的文化创造，也让文学和影视的经典片段再次和现实生活完美邂逅，本身也为经典走近大众提供了更多可能，同时，也引导着社会公众审美情趣的“向好向善”，在幽默中透露着睿智，在情绪宣泄中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这无疑是一种良好的文化现象。

网络的出现为表达方式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可能”——“北京人被正式确诊为哪吒”，意为北京最近持续高温，人们仿佛哪吒脚踩了风火轮去上班；“福建人被正式确诊为孙悟空”，也是因为酷暑难耐，当地人仿佛孙悟空待在炼丹炉里……可谓是“环肥燕瘦，各有千秋”吧。

网络流行文化传播能力不但强大，而且有很大的影响力。“确诊式文学”从修辞手法上判断，属于一种比喻。不得不说的是，网络上任何一种“梗”都具有时效性，也都要有相适应的语境。从“Hold住”到“YYDS”，从“栓Q”到“芭比Q”，从“挖呀挖”到“确诊式文学”，网络梗总是与社会热点如影随形，也总是走在推陈出新的路上。

“确诊式文学”也许过不了多久就如“明日黄花，风情不再”，但即便如此，又怎样呢？这就是网络文化现象。哪怕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但也激发过广大网友的精神共鸣，体现过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有此，足矣！

加强“自媒体”监管

中央网信办秘书局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加强“自媒体”管理，明确网站平台应当及时发现并严格处置“自媒体”违规行为，对制作发布谣言，蹭炒社会热点事件或矩阵式发布传播违法和不良信息造成恶劣影响的“自媒体”，一律予以关闭。

媒体评论认为，对“自媒体”加强监管，是保障公众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通过加大对“自媒体”的监管力度，可以屏蔽不良信息的干扰，保障公众获得真实、准确、有价值的信息，防范网友被不良信息蒙骗，掉入“信息茧房”之中。 视觉中国

■江边论道

“诚”字的伦理承诺

□江作苏

以范长江和邹韬奋名字命名的新闻奖，已有30年的历史。30年前，与长江韬奋奖同步评选的中国新闻奖评奖范围里没有网络新闻，甚至连数码相机拍摄的照片都不被允许入围。而今天，数字化的新闻作品已成洋洋大观，在长江韬奋奖中占有多个奖项的位置，甚至出现了“融合报道”“应用创新”这样的兼顾技术与内容双重价值的奖项。

如今评选工作已成为一个技术活，不仅业界人自己评，而且不少高等学校的学术人士也获得评委身份，当然评选的细则也越来越繁密，科学性也随之增强。一字之错、一个标点之误、一帧画面之差都可能成为否决之据。

在这所有的评选标准之外，有没有无形的衡量尺寸呢？对照越来越细致的评奖标准，新闻人到底应该怎么去争取写出、拍出、制出获奖作品呢？

回望范长江的新闻生涯，从他的职业理念中汲取营养，这是长江韬奋精神的后来者应该做的功课。

范长江一生记取的重要职业伦理，是他初出道时从《大公报》领导人那里得到的一个字：“诚”。为这一个字，他冒险出入中国西北角，第一个进入延安采写红军，毛泽东曾与他长谈10小时之久。他从现场观察和第一手素材中得出只有共产党和红军可以救中国的理性认识。为此写出的报道，成为中国新闻的历史名篇，也成为诚实面对事实、诚恳处理文字的一个经典案例。

“诚”的基础是实，非实无以“诚”也。所谓实，在新闻记者身上，就是面对真实的世界，认清客观的事实，这是终身要实践的职业行为。何时中止，何时就失“诚”。

范长江认同“诚”字，这是与他前半生颠沛流离的经历相伴随的。正是忍受过饥饿，遭遇过失学，长期被迫流浪和受辱，故成就了他的平民视角，对旧制度造成的社会问题有着切肤之痛，因之发而为文，字里行间都流淌着为生民立命，为改变不平社会而努力的质朴愿望。

范长江这样一个没有学过新闻学的人，为什么能成为当时最有名的记者？后世的新闻史研究者曾经探讨过这一问题，从他的知识结构中找不到答案，最接近事实的答案，在于他有强烈的、诚实的反映社会与民声的追求，在这个追求中把“诚”这个至简之念，化入到至为复杂的活动范围和文字创作中。

由于以圣洁的态度对待采访与写作，所以得出合乎逻辑的新闻分析就有着合理的预见性。周恩来称赞范长江的通讯说：“我们惊异你对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毛泽东更是亲笔致信鼓励：“甚盼时赐教言，匡我不逮。”一个新闻人的工作能够得到领袖的这般评价，可以算作精诚所至。

时下的网络环境中，与“诚”字相对的是“伪”之充斥。伪信息、伪证、伪作、伪冒、伪撰、伪论……以至人们不得不将新闻信息的防伪作为一项大事来抓，在新闻评奖中，凡涉伪均一票否决。

伴随长江韬奋奖30年的评选，30年来《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历经了1994年、1997年、2009年、2019年四次修订。可以说评价作品与对人的评价是在同步推进。透过修订的条文可以感受到，新闻人的伦理水平越来越受到重视，不管数字时代有多么繁杂的技术应用，多么幻化的场景出现，这与范长江时代只靠一支笔、两只脚的背景当然不一样，但是以诚的伦理对之，都是新闻人不二的职业选择。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

职等你来

我们从延安走来，红色是我们的基因，毛泽东主席亲自题写的“新华书店”店名是我们的旗帜。历经战争的浩劫，也拥抱改革的明媚。承载几代人的阅读故事，也见证着城市的发展轨迹。我们向您发出邀请，一起披荆斩棘，以书为媒，以梦为马，在新华书店放飞你的梦想！

如果你一身才华无处施展
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诚聘
1 党群工作部管理岗位
2 集团办公室管理岗位
3 人力资源部管理岗位
4 计划财务部会计岗位（高级会计师）
5 数字服务中心技术岗位
6 产业发展部、管理审计部管理岗位（博士）

详情关注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官网（新闻中心—公示栏）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微信公众号

联系电话：0591—87674809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一北路126号

·广告·

■有话直说

问一句“错了吗”，让学术争鸣更理性

□雷萌

《博览群书》杂志从2023年第六期始，推出一个名为《错了吗》的新专栏。北京日报社副社长萧跃华应邀主持并为首期撰文，对2021年出版的《苏东坡全集》（全八册）中的一些问题提出商榷意见。《博览群书》公众号6月底推文“有人指出《苏东坡全集》存在三个问题，您怎么看?”，在其评论区下，不少读者各抒己见。

《博览群书》编辑部表示，这个争鸣平台中的有些差错可能并非硬伤，而是见仁见智、各有所据。出版高质量发展，正是凝结在对一句一读的细致审慎之中。

图书要经得起历史和时代淘洗，就要能直面和接受批评，不怕被挑错、“找茬”。这其中，挑错的表达方式很重要。《错了吗》专栏秉承“与著者为善、与责任编辑为善、与出版社为善的原则，就事论事”。与人为善是人品，也是文品，挑错能不能被人欣然接受，就看是否出于善意、有没有同理心。在专栏倡导的理念下，说话的口吻是心平气和、谦虚求教的商榷，拥有欢迎他人再提出辩驳的胸怀。毕竟，每个人都有认知的局限，话不能说得太满，有理不能咄咄逼人。如此，“做书辛苦不为人知”“有些人只会吹毛求疵”的声音就会少了。这个矛盾化解了，关于文字本身的“挑错”就无伤大雅，也更有利于创造良好的编辑出版环境。

《错了吗》专栏倡导理性商榷和辩驳，但编辑出版者对自身的要求，还是要坚守工匠精神，始终葆有对出版工作的敬畏之心，磨炼专业精深的能力水平。所谓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著半句空，编校问题来不得一点模棱两可。《错了吗》专栏设立的初衷，也是通过这个开放的平台，为出版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作一些贡献。对一本心血之作，哪怕备尝艰辛仍留下些许遗憾，但是将差错和问题减到最低是永远的追求。

为广大读者提供高品质图书，注定要守正创新，更离不开大胆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开展平等、健康的学术争鸣，出版人、文化人既要有严谨、较真的态度，也需要彼此尊重、包容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互动氛围。多问一句“错了吗”，多一些理性讨论，相信对促进行业良性循环、提升图书质量大有裨益。

■来论

“课本游”是“知行合一”的传承

□何勇海

进入7月，暑期旅游热潮拉开序幕。不仅局限于文博游、研学游，这个暑假，“课本游”成为一大亮点。长久以来，中小学课本中描绘的优美场景，展现了全国各地丰富的文旅资源。不少学生“打卡”课本里的宝藏景点，实地感受背后的文化背景、历史典故。（7月7日央广网）

“跟着课本去旅行”，的确可让学生感受到祖国的地大物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文化自信，厚植家国情怀。“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澜”“在华北平原上，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那就是白洋淀”“云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堪称公元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冠”……这些中小学课本中描绘的场景，展现着祖国各地具有独特地域风貌的旅游和文化资源，成为不少学生追寻的“诗和远方”，一段段熟读过的文字，成为学生脚下丈量的“现实”。

读书人从来都有游学传统。孔子是游学的鼻祖，公元前496年，55岁的孔子带着弟子们来了一趟“说走就走的游学”，开启了中国古人游学之风。明朝思想家王阳明提出了“知行合一”的思想，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注重实践和实践的价值；书画大师董其昌提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主张，后来更成为诸多学子的信条。

从某个角度讲，“跟着课本去旅行”就是对“知行合一”思想的传承。那些即将远离家乡求学或工作的毕业生，面临着打开视野、强化独立生活能力、铸就青春梦想的新起点，在开展“课本游”过程中，以更加独立的姿态直面更广阔的社会，有助于不断校正认知、提升和完善自我。

据报道，课本不仅是学生的“旅行指南”，也为旅行社的产品设计提供了灵感。有旅行社推出多条“跟着课本去旅行”的线路，每条线路对应多篇小学或初中课文，且远近搭配，帮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玩。这是可贵的转变。

近年来，很多研学游打着“让孩子走进大自然，增长见识”“在旅行中学习成长”等宣传语招揽生意，让家长和孩子颇为心动。然后，一些所谓的研学游是游大于学、游而不学，家长交了高额报名费，实则和旅游团没有太大差别。要让“课本游”符合学生和家长的期待，就要避免出现类似局面。除了有关部门要加强引导规范，行业实体也要注意对既有项目进行提质升级，多多推出针对性更强的“课本游”线路。这方面，出版业如果能有效参与，则可做到既游且学、身心共旅。